

## 不必理会大势已去的特朗普政府：新闻稿50（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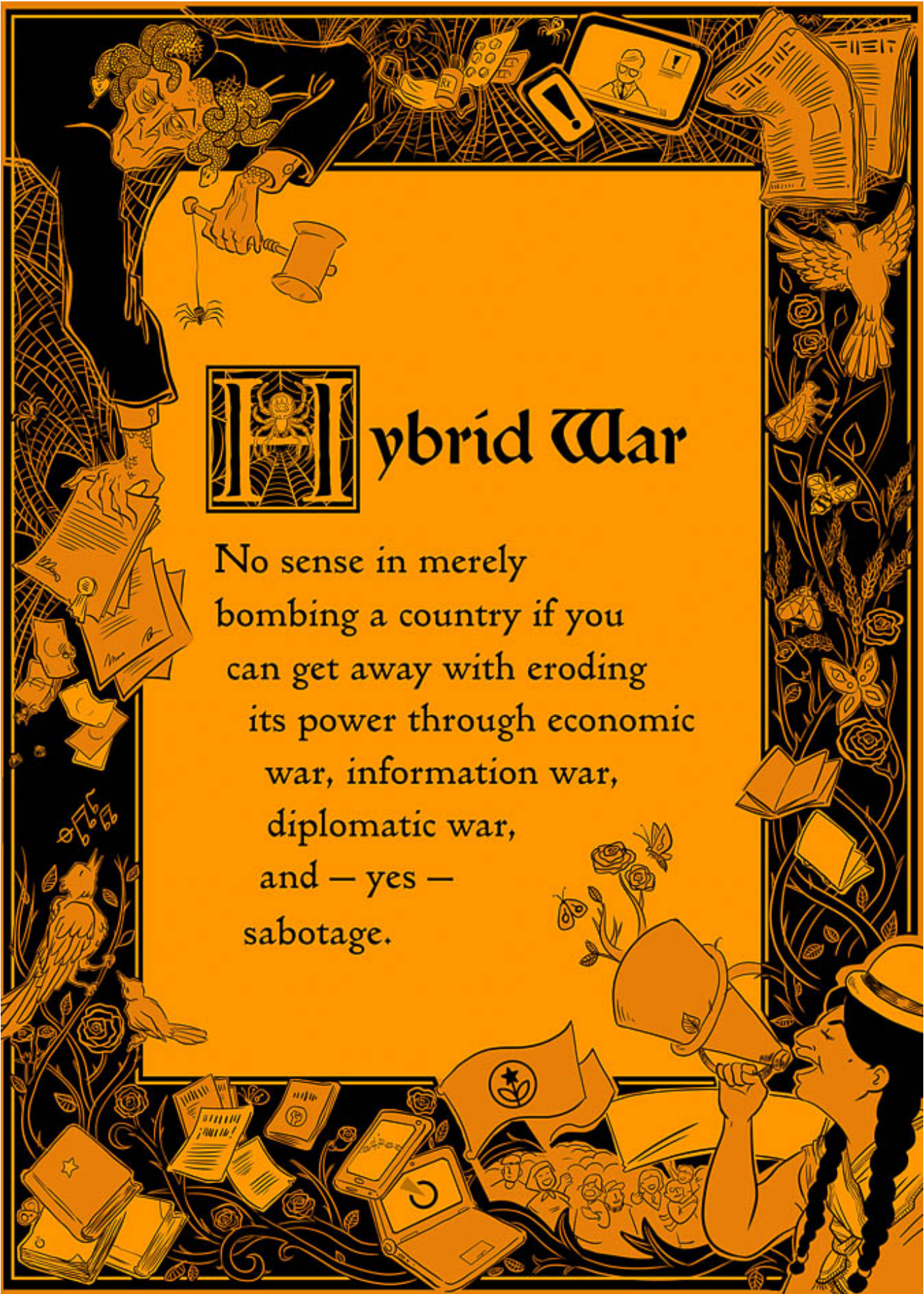
Madhuri Shukla (USA) 《折磨》 2020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委内瑞拉国民议会选举前夜，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加拉加斯的米拉弗洛雷斯宫与一组来宾谈话。他谈到自己曾是制宪会议的一员，制宪会议于1999年组成，为委内瑞拉的政治制度确定了法律框架。马杜罗告诉来宾，他还曾经是第一届和第二届国民议会（分别是2000年至2005年、2005年至2010年）成员，之后应邀担任外长一职。在第四届国民议会（2015年至2020年）的选举期间，他领导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失去了议会多数。他跟我说：“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要清楚这一点。”

第四届国民议会在加拉加斯就任时受到了美国政府及委内瑞拉一部分右翼势力的利用，他们企图推翻马杜罗政府，颠覆玻利瓦尔革命。美国政府及委内瑞拉反对党极端势力在国民议会内部提拔了一个籍籍无名的政治家胡安·瓜伊多，选择他作为摧毁委内瑞拉政治合法性的工具。美国政府莫名其妙地委任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总统，该授权几乎完全仰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推翻马杜罗总统政府的算盘完全落空了，但是美国变本加厉地制裁，强行扣押更多的委内瑞拉境外资产，对委内瑞拉人民以及国家充分实施主权的能力产生了严重后果。



# Hybrid War

No sense in merely bombing a country if you can get away with eroding its power through economic war, information war, diplomatic war, and — yes — sabotage.

Daniela Ruggeri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阿根廷办事处) 《混合战争》 2020年

根据委内瑞拉宪法，第四届国民议会于2020年12月结束，这意味着要开展第五届国民议会选举。选举于12月6日进行。选举之前不久，我在加拉加斯见了一些反对马杜罗总统的政府、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与统一社会主义党候选人竞争的政治领袖。“我们是隐形的反对派。”民主行动党领导人佩德罗·何塞·罗哈斯说。民主行动党与社会基督教党联手形成了“党政”（*partidocracia*），也就是过去的政治体系。这些党派是反对现政府的，但并不反对本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支持瓜伊多极端反对派以及美国对政权更迭的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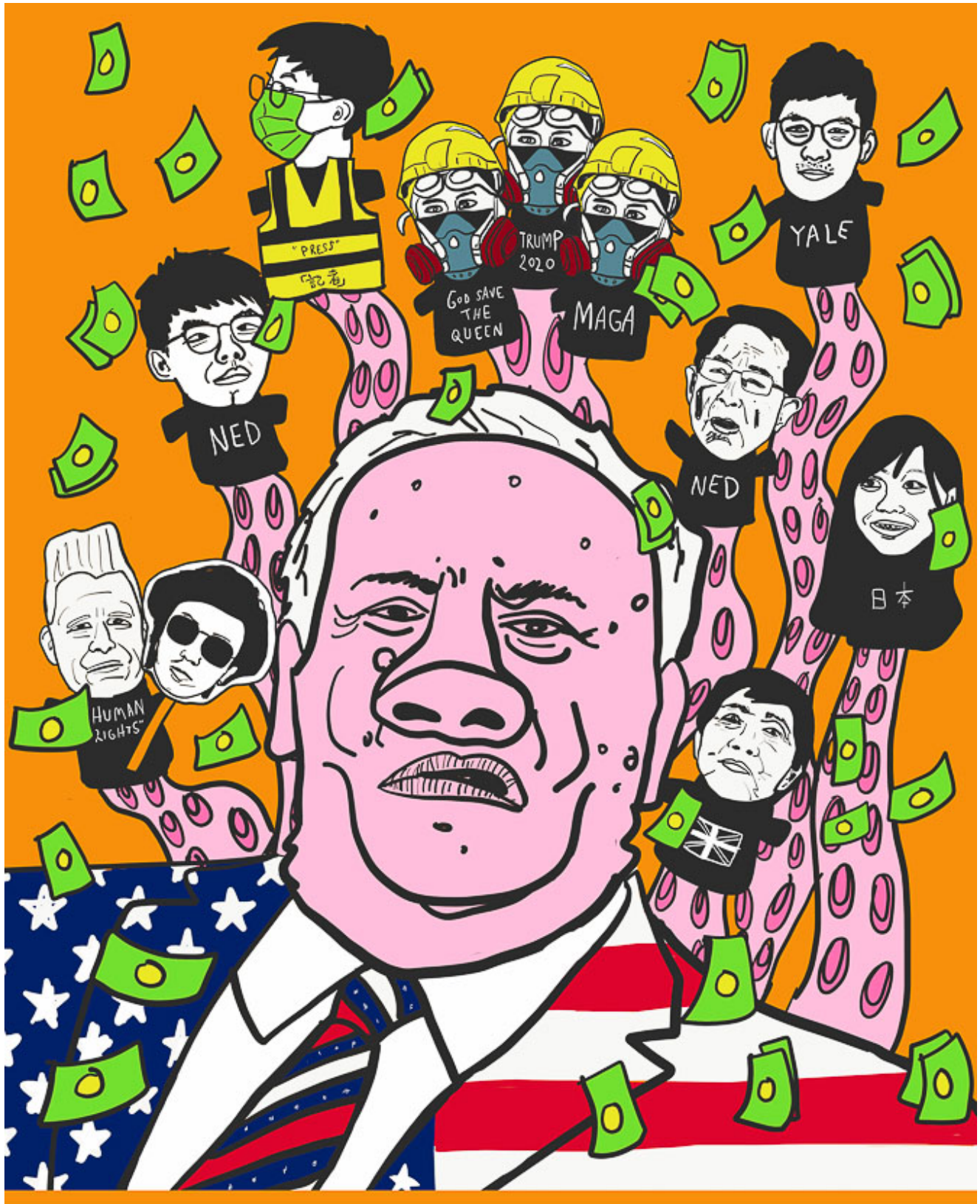
罗哈斯说：美国的单方制裁“已对委内瑞拉人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但他们的企图并未得逞。”也就是说，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各种混合战争技术以实现政权的更迭，但仍尚未成功。社会基督教党领导人之一胡安·卡洛斯·阿尔瓦拉多说“经济封锁已经对国家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事实上，所有参与选举并且相信民主是唯一出路的反对派都表示，他们希望在2021年与总统合作，组成委员会，调查美国制裁措施对委内瑞拉全体人民产生的严重影响。



César Masquera（委内瑞拉Utopix图片） 《战争媒体》 2020年

远在12月6日的选举之前，瓜伊多及其非民主的极端反对派与美国政府和欧盟就声称选举有诈。选举之后，**美国**和**欧盟**均发表了陈词滥调的谴责声明。美国国务院数次通过如下手段对选举进行干涉：制裁包括主席在内的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官员；制裁反对派候选人；捏造情节，空穴来风地指控选举有诈。反对派政治家，进步党的布鲁诺·加洛、变革阵线的蒂莫特·赞布拉诺跟我说，选举中并无欺诈行为，只有一些普通的违规现象（他们举例说，国家媒体喜欢现任官员，私营媒体则偏爱反对派）。加洛跟我说，他十年来一直在密切关注全国选举委员会，查找欺诈行为，意在打击选举委员会，却未发现任何持续欺诈的证据。他们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场选举是公平的。

夜幕降临后，结果出来了：统一社会主义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尽管左右翼反对党也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12月的这一天，加拉加斯天气晴好，超过五百万人前往全国选举站投票。近32%的投票率对于非总统选举来说较为正常，尤其还受到因疫情、燃油短缺（继而耽误交通运输）以及极右势力煽动抵制所营造的恐惧气氛的影响。比较而言，同一天罗马尼亚的一场**选举**的投票率为30%，今年2月哥斯达黎加的市级选举选民投票率为34%。委内瑞拉国内并未发生暴力事件，也没有关于全国选举委员会欺诈的严重指控。选举后第二天上午，委内瑞拉外长豪尔赫·阿雷亚萨在谈到竞选活动和投票时说，委内瑞拉走完了一次“和平之旅，民主胜利了，委内瑞拉人民胜利了。”





匿名（中国香港） 《外国势力干涉香港》 2020年

自1998年由查韦斯领导的人民运动组织了竞选活动后，为了阻止委内瑞拉乃至拉丁美洲未来改变的可能性，美国及其盟国就发起了一场混合战争。“混合战争”这一术语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它帮助我们关注美国及其盟国针对挑战美国权威的任何力量而使用的诸多新的战争形式。三大洲社会研究所2021年1月的汇编将提供关于世界形势的综合分析，并对混合战争概念进行适当延展。

美国并未对其对手发动正面军事进攻，而是在外交、通讯、贸易、商业等方面进行打击。比如，控制美国媒体机构，对全球事务的叙事话语进行塑造，这是美国用于打击委内瑞拉等对手的一种武器。这种媒体将委内瑞拉政府描述为“政权”而非“政府”，将委内瑞拉错综复杂的国内斗争彻底归咎于政府的政策乃至“腐败”，避而不谈殖民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残酷打击，比如制裁制度。

在混合战争打头阵的信息战中，美国和欧盟认为有必要摧毁委内瑞拉政治生态的合法性，从而否定这场选举。欧盟和美国发表的声明可能在实际选举前几天就写好了，因为声明根本没有反映12月6日发生的全部情况。欧盟没有向委内瑞拉派遣观察员，因此其声明是基于偏见，而非切实可信的报告。我曾是全国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观察员，就个人和专业观点而言，我在选举中未发现欺诈的证据，反对党的领袖们也是这么看的，他们明确告诉我，他们不相信选举存在任何欺诈行为。



**HYBRID WAR**

Gabriel Martínez、Sonia Díaz（西班牙《美丽新世界》） 《混合战争经济》 2020年

混合战争具有多种形式，各种形式都难以具像化。在《反帝国主义海报展：混合战争》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展览中，来自18个国家的39位艺术家贡献了海报，给这一当今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概念提供了视觉解读。为了声援委内瑞拉人民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本展览于12月3日开始。展览考察了美国主导的混合战争在委内瑞拉、印度、古巴、中国、巴西等国的表现。参展海报是反抗帝国主义人民斗争的鲜活证明。



Jorge Luis Rodríguez-Aguilar (古巴) 《混合战争》2020年

马杜罗总统在选举前夜表示，委内瑞拉人民预料到美国会不承认选举的有效性，阻挠委内瑞拉的政治代表们为解决委内瑞拉人民面临的严重问题而推进必要议程。“选举还没开始前，美国很早就表达不接受选举结果。”马杜罗在米拉弗洛雷斯宫对我说，“不必理会大势已去的特朗普政府。”

新一届国民议会将于1月5日就任，这一天距美国总统权力交接（特朗普也称之为欺诈）还有15天。马杜罗说，美国“无权决定委内瑞拉的事务”。这话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因为美国通过控制金融体系的一些环节、通过支付核对制度控制了信息及经济活动，它的确使得委内瑞拉代表人民行动的可能性受到限制。查韦斯曾说“我们一定会生存下去，我们一定会胜利”。它是委内瑞拉各种政治路线的心声，也是它给了人民希望。

热忱的，

Vijay



## I am Tricontinental:

Rebecca Gendler. Administrator, Brazil office.

I am working on creating a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in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s Brazil office. In my free time, I have been reading the trilogy of novels by Elena Ferrante and improving my cooking skills.

巴西办事处管理员 瑞贝卡·詹德勒 (Rebecca Gendler)

我正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巴西办事处组建管理部门。闲暇之余，我在阅读埃琳娜·费兰特的小说三部曲，还在提高烹饪手艺。

